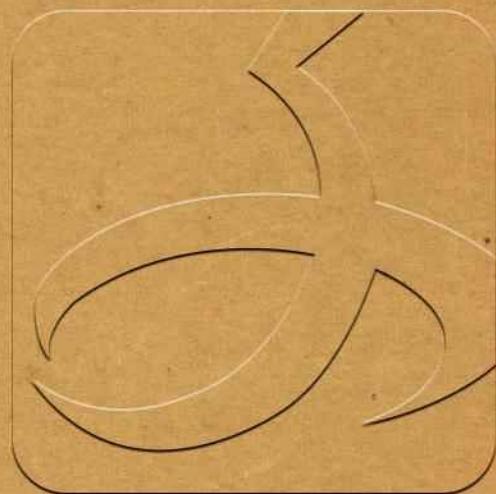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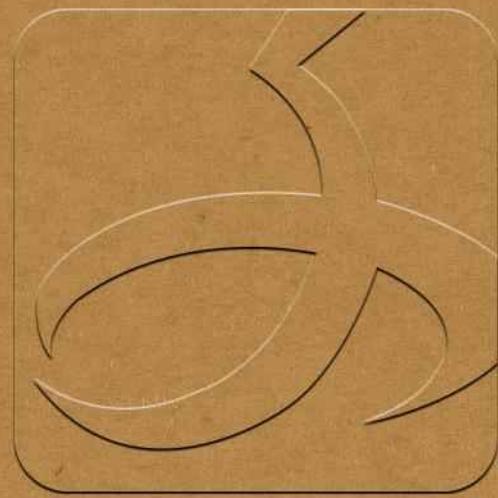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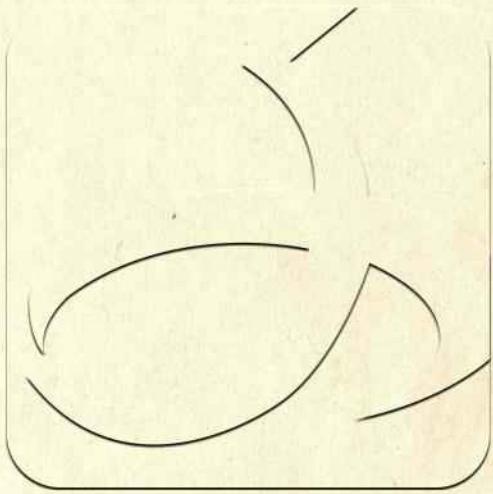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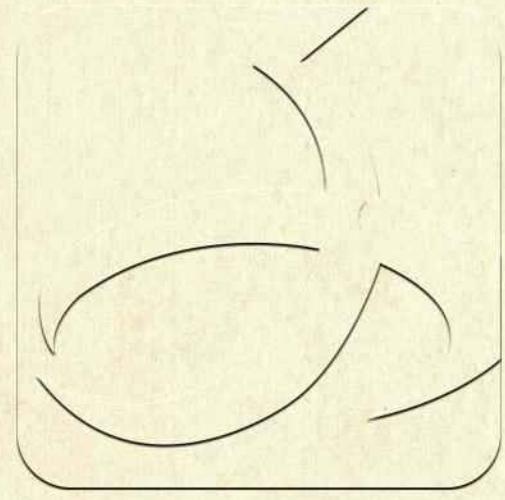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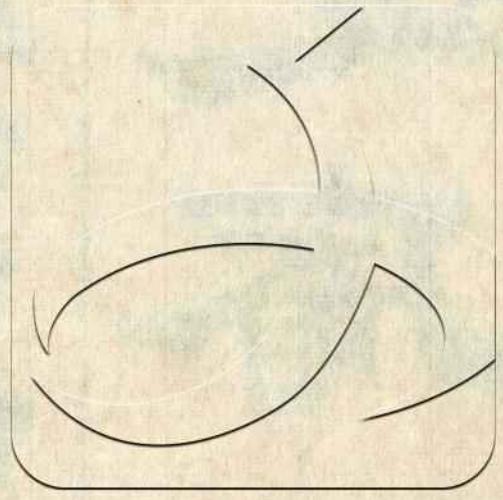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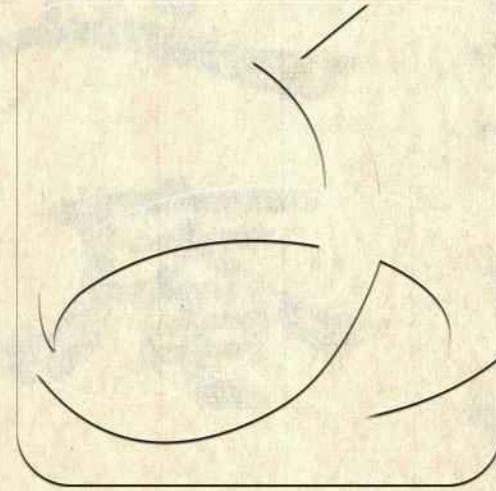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96.466  
3308  
=1









退菴隨筆序

成一書而無裨於人無用之書也有裨於人而不盡適於用雖珍之者如獲拱璧亦將有束置高閣以飽蠹魚者人之志業各不相謀談心性者恒拙於文藝矜幹濟者或歉於內行考据之與詞章勢難兼擅攝生之與應世動多相妨譬猶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猥以一家之言彊聒其間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厯觀前詰撰述若王充論衡蔡邕獨斷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在雜家中尤爲善本後儒猶或議之甚哉著書之難也吾師芷林先

生學無不究經史而外凡諸子百家悉能貫串其說源流  
得失瞭如指掌通籍後家居數年益肆力於學及纂述  
樞垣於朝章國憲罔不參稽有所得輒筆之於書證  
以平生所讀六通四關井井乎有條理也及補外任歟厯  
東南由監司洩厯藩伯所莅皆衝衢所司皆劇務凡吏治  
民俗以及河防漕運鹽法與諸公講明而切究之恒以一  
卷自隨雖公務倥偬未嘗一日廢學錫官江左時受知於  
先生嗣移官江右先生以養疴歸閩鍵戶著書不擬出山  
詔彊起之授甘肅布政使過青門時錫官陝西督糧道方

襄事武闈晝日校射夜間侍談知著作宏富未暇請觀也  
昨書來以手著退菴隨筆二十卷見示凡立身應物經國  
持家文事武備綱提目舉洪纖不遺皆衷之於經證之於  
史參以先賢之格言師友之緒論而以已意斷之大約以  
仁恕爲心以勸善黜邪訂謬砭惑爲指俾人人可以爲通  
儒可以爲循吏開卷相對如嚴師畏友爲之口講指畫意  
所祈嚮終身不迷區之不過十數事而日用之所資世風  
之所係士大夫之所習備於此矣夫此十數事者士大夫  
習之者多而能言者少言之而當者尤少何也譬如山人

居於山澤人居於澤問以山水佳處則口鉗而不能言至於學士文人類能言矣而屐齒未到則亦不能鑿鑿言之若以詩人畫師置身巖壑間如白傅之宦杭州吳道子之遊嘉陵方將發爲詩歌譜爲圖畫其於言也尙何嘵耶囁嚅之有哉今先生之言皆先生之所學也匪惟學之且躬厯其地目擊其情形表裏無不徹也利弊無不悉也考證極博而不失之煩抉摘極精而不流於刻矯世俗之失而不爲激直抒一已之見而不爲偏此立言之善者也其裨於人而適於用也豈淺哉昔元次山作退谷銘曰干進

之客不能遊之昌黎望重山斗而撫謙自牧反其命名之義字以退之今先生以退菴名齋蓋與二公同旨雖然先生之志在退而先生之學乃曰進且將使海內學者與之俱進讀是書者昏情爲之爽曠俗慮爲之開塞人當奉爲指南各置一編於座右雖欲私爲枕中秘不可得已爰付剞劂公之同好揆諸先生嘉會後學之心庶幾不相刺謬云爾道光十六年丙申仲春受業安陸李廷錫頓首謹序

退菴隨筆卷次

躬行一卷

交際一卷

文學一卷

武備一卷

生理一卷

官常一卷

政事二卷

家禮二卷

家誠一卷

讀經二卷

讀史一卷

讀子二卷

學文一卷

學詩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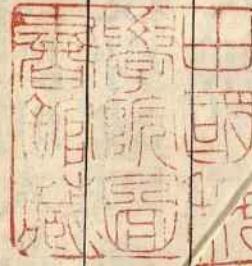
學字一卷

共十五門二十卷

退菴隨筆卷一

躬行

福州朱子鉉編



自管子以晏安與酖毒並論警人最爲深切而世多忽其  
言惟呂東萊博議中有管仲言晏安論一則反覆闡明其  
義愈著讀之如聞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也其言曰昔管  
仲告齊威公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  
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是意者仲有警世  
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

世將愈駭矣世之死于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于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端居之暇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也雖然君子之所以欲與人無異也苟

晏安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實見衆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甯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强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然則善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王伯厚云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讖鼎之銘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

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  
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  
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  
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夬擇  
於善利之間而已矣按此節載困學紀聞誠爲警世之鐸  
蓋自古聖賢及志士無不早起早起則心體清明人事尙  
未牽纏讀書易於領悟一切皆事半功倍故相士之道相  
宅之法但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

浮屠書中語亦有可與吾道相發明者記黃山谷答王秀

書曰佛書言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  
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  
井而俟泉也旣承傾倒相與聊助聰明之萬一按魏伯子  
際瑞云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灾積勤可以當智謀  
此三語亦約而可守也

朱子嘗言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常歎何修至此自  
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言李先生初間亦是豪邁底人後  
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知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朱子答路德章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

如意便敢打破家私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讀書變化氣質之法

近人有輯成語作楹帖者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余每喜書之近乃知讀書有實功靜坐尙是誑語也昔朱子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只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宜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無可議耳語錄中又

云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槁木死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閒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賓客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卽是自撓亂非所謂敬矣

陳白沙先生嘗言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卽變化氣質之謂也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貞西山先生嘗言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爲遷善改過之象

明儒學案載南大吉知紹興府時王文成方倡道東南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大吉厯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大吉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大吉笑謝而去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入聖之機也勉之

吾鄉何元子楷嘗謂易言頻復厲夫舉動不肯諦思動輒言誤誤事豈可屢見慎勿恃改過爲盛德而漫無絕私勝已之功也劉念臺宗周亦云吾輩習俗旣深平日所爲皆惡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此皆鞭辟入裏之論

前明蔡虛齋先生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爲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尙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卽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卽逝人以爲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甯告誠萬勿浪費此等事當時卽以爲佳話至今人猶樂道之李文貞所謂窮得熱鬧者足以起懦廉頑今人眼匡愈大手頭愈鬆毫無此流風餘韻矣

許藻園浩云作文以讀書爲主讀書以立品爲主貪作文而不多讀書猶之蒔無根之花雖得一二日妍麗其萎可立俟好讀書而不務立品譬之敝篋敗籠亦嘗貯典籍其中而不能保其不淪於糞壤蕪穢矣

有文無行之人自昔輕之使人因其人而議其文恥也使人因其文而惜其人益之恥也或問於梁曜北玉繩曰文至不可磨滅似亦未可一概抹殺曜北曰不然君子之文以不磨滅爲幸非君子則以不磨滅爲不幸使後人一番瀏覽一番譏嘲不如磨滅之乾淨矣魏叔子有言士不立

呂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翠之羽毛耳文人方自恃其文爲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之玩不亦大可哀耶

魏叔子

褚

云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

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辦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事不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

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按叔子此論固是然爲不善讀書者言之耳善讀書者變化氣質之謂何而患此哉

沈彥執

北窓

矣輶載姚進道

述堯

之言曰上士雖不讀書

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不佳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亦安可不讀書

近世名公巨儒喜談禪理蓋亦如談書畫談古玩之類聊以自娛非真能窺其奧窓也魏叔子嘗言今之學者必闢

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眞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闡禪非今日之急務也

周興嗣之言曰知過必改此四字最結實必改固難知過尤難夫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知其非耳然則知過者鮮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者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於聽受也

吾鄉蔡文勤世達云村俗秀才守時文一冊止望復第夢

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設施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凡人家子弟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尙分畛域尙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又云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徃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

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存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用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蹠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又與聖賢道義之氣無涉矣按朱子語錄亦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日尤須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不足以動其心

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

魏伯子云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並難受益於君子益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卑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抑心志並當謙退於詞色之間魏叔子亦嘗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吾師孟瓶菴先生超然以儒林文人主鰲峯講席身後崇祀鄉賢著述甚富有焚香錄一卷皆躬行實踐之要外間此書尙未盛行今錄其尤切於身心者數條於左如曰孔子屢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吾觀世人何嘗知惑知憂知懼連江陳一齋先生曰孟子四十不動心吾四十而始動心吾深有味乎其言又曰北魏賈思伯云衰至便驕程子云不學則老而衰語皆切至又曰閒中偶念凡詬罵古人譏切前輩太過者非得奇禍則往往無後如某某者可屈指數也又曰閒居爲不善者小人也不

爲不善亦無善之能爲看雜書說閒話引杯自樂息偃在牀其愈於爲不善者幾何又曰星命之說吾頗信之然以爲命猶田也其佳者猶之平疇沃壤耕作勤勤則益有收若蕪廢之吾未見其自出嘉禾也其劣者猶之磽確瘠土生殖薄自難爲力若墾治之吾亦未見其終爲廢地也又曰雷翠庭副憲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副憲亦恬然或問之曰在家廩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不足爲怪也又曰每誦薛西原語天地閒福祿若不有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

去又曰有渾厚而爲人所欺者未有深刻而爲天所佑者也有孜孜自爲而成家者未有勤勤濟人而破家者也又曰眼前至親密戚尙未能安頓停妥論學輒云萬物

一體豈非妄語又曰有必不可諉事亟爲經理整頓則其事自當就緒若悠悠忽忽姑聽自然將來益費手矣

又曰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多事之極至於身家俱困省事之極至於心地光明又曰閒嘗以省過語兒子兒子曰何事爲過余曰年來如某事之草率某事之忿嫉皆過也自今以往惟有事事縝密事事和平始得耳又曰少壯

時人之許我者皆謂之有英氣今思十數年前使酒任氣攻人之惡皆粗氣也謂之英氣可乎英氣古人尙以爲害事况粗氣耶

呂新吾坤云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之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已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傳哉使天下而皆我也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

孟子曰擇術不可不慎夫擇術而至於講學授徒亦可謂有利無患矣然又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哉憶周櫟園毫工書影載薛千仞之言曰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

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又阮吾山

葵生

茶

餘客話載王澹圃於酒間云士君子無手刀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畧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餽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畧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

動手輒悞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時座中有失色擲箸而去者

秀才之名最美自兩漢卽重之然彼時已有舉秀才不知書之謠今世俗乃有窮秀才之號不知始於何時何地吾友謝退谷金鑾最惡此稱嘗論之曰秀才至不窮者也爲聖爲賢爲卿爲相皆秀才分內之事卽降而下之進亦可望一官半職退尙可以學術名於鄉里何窮之有然今之秀才實有窮者不悅詩書不務講求則其學窮不飭廉隅不羞苟得則其行窮只一貧字終日戚戚則其志窮百無

一能則其術窮四者皆備可謂真窮也已又何尤焉  
余嘗受業於外舅鄭蘇年先生光策乾隆庚子科吾鄉名  
進士也每聞同人問爲學之方先生必還叩以所志何事  
以爲必志定而後學者有入手之路教者有下手之方迄  
今四十餘年同門中人才輩出而同憶當日情事某某所  
言何志先生因材而施後來所成就亦各不甚相遠惟無  
志可言者遂竟至無成思之輒爲汗下昔朱子有言書不  
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只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  
處先賢先師之言豈欺我哉

列子言貧者士之常後漢孔嵩則言貧者士之宜余謂常  
字可絕人妄心宜字更引入入勝孫夏峯奇逢云一友自  
敘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  
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卽行省得攜帶既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

派也

列子言貧者士之常後漢孔嵩則言貧者士之宜余謂常字可絕人妄心宜字更引人入勝孫夏峯奇逢云一友自敘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卽行省得攜帶旣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

派也

退菴隨筆卷二

福州梁章鉅編

交際

揚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朋友居五倫之一豈可以文貌爲哉人生講德輔仁非朋友不可且如君臣以法行不能以朝夕取資也父子兄弟以恩行不欲以責善賊恩以切偲傷愛也至於對嚴師則矜持處家庭則狎暱皆不如朋友在離合之間古人所謂近則正之遠則稱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

摩駿駿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若言語戲媒樽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賢奸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

魏叔子師友行輩議云師者師其德友者友其義以德義爲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矣請言其例德業之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曰母此名之

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如祖與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事之可也不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師俯然爲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於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人之稱也何也師之弟有可以爲吾弟子者則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爲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有初友而後爲師弟者爲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隅坐隨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但以伯叔姪稱呼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漢昭烈謂

後主曰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然矣同立一師之門有先輩焉有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爲後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以遞推吾友之子以吾爲父執不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吾子爲前輩常也而齒與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吾子不徒以通家爲兄弟而自爲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而雁行不可也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父

友之子亦友之古人所謂羣紀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始交或父其子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父之友或視爲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善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總以及同姓其親疎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從再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余少於前輩甚重伯叔之名或不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古人見通家尊長有八拜之禮北窓炙轔載張安道年德俱高有孫延嗣爲隣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家

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荆公溫公始答拜至與其人通寒溫敍父兄交契訖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禮矣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之禮不同如此以予意觀之荆公溫公最爲中制云云按此禮不可行於今久矣然分居卑幼者正不可不知此理也

順治十二年二月

諭云人心澆薄受業師畧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始終致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欽此

聖謨洋洋此誠崇教厚俗之本也謹案今內外官於舉主亦稱師似亦比考官爲重蓋考官所憑者文字一日之短長而舉主則須合才德論之且旣驗於平日復須保其終身功令凡薦舉失實者舉主均干嚴議舉者如此干繫而受者視若泛常於心安乎

魏叔子嘗言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

知涉世處卽是自己做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疎畧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疎傲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卽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見煩勞矣余自外宦所歷皆極煩劇衝要之區過客如織每以應接爲苦嘗見任城節相孫寄圃公終日欵客不疲心竊疑之公曰我辦事只在朝夕常極案牘之疲其中間欵客正藉以爲將息之地故轉不覺其苦後謁襄平節相蔣礪堂公亦云坐披案牘靜象也而必受之以動否則昏沈欲睡矣日勤應接動象

也而必受之以靜否則內外交疲矣此皆閱歷有得之言然尚不如魏叔子之歸于學問爲有味也

皇甫持正作韓公墓志曰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生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恢笑嘯歌使皆樂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巨人者矣夫以韓公自命之高幾於壁立千仞人之望之至如泰山北斗而其樂易乃如此後之君子非有公之名德而輒以盛氣凌人徒見其不知量矣

凡事只論理之是非不必管人之毀譽朱子嘗言事只有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個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别人道好不好何容心焉

司馬溫公云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日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切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暴其祖父之非

周海門云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檢點檢點時輒悔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時輒錯或曰此失先後着耳肯把檢點心放在事前把急迫心放在閒時既省得悔又免得錯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昏懦甚矣

呂新吾云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

無所顧惜則所全多矣 又云將古人心信今人真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又云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親民曰泛愛曰愛人曰容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豈弟曰樂只若令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呆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輔世長民之才也

吉人遺鐸中應物一門最多格言名論如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又曰以料事爲明便驥驥入於逆詐億不信此念是刻薄關 又曰凡事必看

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又曰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和平 又曰言人過於君子之前何益言人過於小人之前有禍 又曰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又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又曰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又曰凡稠人中不可議人短

長 又曰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又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彰於外求

之者衆矣 又曰士人處世寧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又曰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

魏叔子曰錄裏言中所論待人諸條亦極警切如曰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不忠不恕邱邦士亦云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裡局中想耳 又曰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又曰施恩之道有二一曰使已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納之吝一曰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又曰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彼無一毫驚覺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

薄道也 又曰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千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疑親屬中如何便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豈不與路人等乎

鄭半人梁云孟子言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爲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爲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之言儉者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

於人否則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怨無以爲生若此者人皆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莫儉若也豈孟子之所謂儉哉

陶南村宗儀輟耕錄曰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催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駢之人來遂用之儉請其故先生

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卽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朱竹垞彝尊與譚左羽書曰比聞足下授徒某氏主人有音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於書塾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以介意也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娶妻

而納采儺皮純帛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愈高歌板師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於足下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足下若以此引去不知者將以爲飲食之人矣其可哉

方靈皋苞云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

負媼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精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幼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貯可羨也而刦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粗食頗能內外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恐不幸而言之中也

余嘗掌教浦城書院又與修縣志竊慨浦城閩婢之習牢不可破憶吾鄉邱秀瑞嘉穗嘗言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鯨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卽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實窮於天也若如今人以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偶則是始而孤繼而鯨且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厯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使也悲夫竊謂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年三十以上皆爲之配偶然後得役不則奴聽其

自去母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禮如是而不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干神怒召天灾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

吾鄉黎媿曾士宏云人有一點之怨於我我必欲報人而曾不思人欲報我之怨者不知其幾輩也我有一點之恩於人便欲人報我而曾不思我未報人之恩不知其幾輩也故曰恕字終身可行

孟瓶菴師云一人朝夕餧粥鹽月得一金直錢一千可以不饑省一僕之費於所食并工資計之歲可育二人省一美衣之費歲可育一人省酒食宴會之費五六次歲可育一人省年節慶壽禮儀五六次歲可育一人卽此可以類推然此乃僕窮措大打算耳若有力者省得一事便可周給數十人也又云我輩雖力不能濟人却須爲人所倚賴斗粟尺布皆可以自盡其心又云以喜慶事來求助者不妨從省喪葬事必須從厚孔子脫繩非力有餘者也又云先君子一生嚴毅而僕婢亦能知恩不肖頗事

周旋而戚友猶多未諒此葉福清所謂自顧生平不如祖父遠甚者也

凡朋友契闊之餘必藉尺書以通情歎嘗見有深交密契一分手而音問缺如者非必其怒也語長心鄭重勢必艱於下筆乃至因循愈久則愈難發付以迄於無者昔歐陽公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云彥國自西歸於今已逾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

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旣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余別後宣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耶生平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尙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

得足下一書不翅饑渴故不得不忉忉也此書非特曲盡情事而當時朋友眞切之意亦可風矣

顧亭林

炎武

云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與平時之接物

者不同孔子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人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名柬稱謂京宦有舊式可循外官有憲綱可守不容率意爲之凡在籍進士舉貢生監謁太守以上官俱應手板直書進士某舉人某惟五品以上之封翁及各衙門幕友可用名柬稱晚生余官吳中時有部下士以後進小生名柬通謁者余曾面斥之冬夜箋記載明人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年誼則寫年家後則無論有無科第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又載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稱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行近則無不用年家眷三字矣有人戲爲詞曰也不論醫

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按今惟翰林前後輩交拜通用年家眷字外省則大府拜知府以下屬吏間用年家眷弟字此外則多從簡從謙若率意爲之鮮不貽笑柄者矣

王弇州賦不觚錄云正德中一大臣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廝某上恩主老有自稱不佞生通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不佞眷不佞又有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日湖海生形浪生恩小的一日何罪生皆可嘔穢

翰林名柬例用大字而過大則有倨侮之譏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

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畧相等可見前輩謹樸據此則嘉靖以前尙不用大字也按前明言字大不過云幾等亞卿而今則有大過於正卿上公者近有新庶常來謁名片每字將方寸半余箋中適存歙縣曹儼筆太傅及滿洲文秋潭閣老舊名片較新庶常字尙縮小十分之三因憶湧幢小品中又載職方王偉嘲一御史名片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王偉晉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自嘲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干

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後二語正堪爲今人寫照也

茶餘客話曰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兩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尚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今人與人往來書函以署名爲敬稱字爲簡是也然在古人却不甚拘古人凡相與言及書帖詩文中多自稱其字

不定稱名顧亭林曰知錄厯舉十餘事爲證而不止乎此也伊尹名摯而自稱尹躬見禮緇衣衛將軍文子名木而自稱彌牟見禮檀弓祭公自稱謀父韋昭以謀父爲祭公字見周書項籍自稱羽見史記項本紀狐偃自稱犯見史記晉世家閔貢自稱仲叔見後漢書八十三此自古人之脫畧今人

不宜效之

詩巷伯疏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

滿洲書名多不繫姓今公私稱謂書札往來皆但取首二字此固有所本也白香山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稱論公麾下虞道園正心堂記稱忙哥帖木耳

爲忙僕近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續載至正二十二年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爲鐵侯蓋截取首一字以代姓而其本姓自在乃今人竟以首字爲姓而以其下數字爲名仿漢人單稱名之例如諭結都離稱結都離忙哥帖木耳稱哥帖木耳則於文理不可通矣此滿洲人所了然於心而漢人多不解其故者所當正告之也

舊時吾鄉有入泮宮登鄉薦及成進士授某官者必用名柬徧拜里中戚友其柬中稱呼各視所拜之人不能相假也近日有用新進某學新科舉人新科進士及新授某官

字樣其始不過用之於淡交其後漸用之於親戚漸用之於尊長刻成印板不煩手書竟如孤哀子杖期生之稱可通行而無礙者夫人之所以互相往來慶弔者以其有戚友之誼也有戚友之誼則各有相宜之稱謂今並此而無之其與陌路之人何異又何所用其往來慶弔之虛文乎且官銜帖係位之稍卑施於位之稍尊者也以此投於無位之尊者已覺咄咄逼人若施於卑幼其說又何在也大抵士大夫素性苟簡本不敬事一有慶弔之事延一二畧識字之人襄其事其人類多鄙猥庸俗觀望主人顏色不

敢煩瑣詳問稱謂又恐或有錯誤尊親持其短長咎歸若輩遂創爲不必用稱謂之說而士大夫亦樂其苟簡靡然從之正名之謂何安得有讀書稽古岸然以移風易俗爲已任者一矯此弊乎

文學

福州梁章鉅編

退菴隨筆卷三

士大夫不說學實關繫家國之盛衰昔人言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學不學之分顧不重哉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不踰矩地步二程子十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後來二程地步立志成德一以貫之然必下學方能上達又須步步踏着階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若朱子言陸子靜門徒仰視霄漢此則學者所當戒也

荀子解蔽云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于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

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衆而蒼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案荀子之言見道之言也不第爲治經之士言之然治經之士能守此言六經不憂通矣而况能進於是乎

嘉興王惺齋家訓云一日之內必有當務之業聚談者頃刻而可以周乎四海之遠其端又相引而不窮非若執業

之確有其方其惛心逸志爲害于學問之實功者非淺也  
蘇齋師謂今之學者詳於六合之外而畧於耳目之前讀  
惺齋之言庶幾日奉程朱之正學講韓歐之文字或如游  
子之識其家乎

顧亭林云人之爲學不曰進則曰退不幸而在窮僻之域  
無友朋之資猶當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若旣不  
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  
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  
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李文貞

光地

云天上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湊起來

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圓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又如  
百十燈火因散開了反不如一火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數  
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  
人不足道也讀書之法亦是如此能將所讀之書湊成一  
堆自能得力此卽孟子將博反約之旨荀子云合二十五  
人之智智於堯禹只平常人合湊起來便比得堯禹而堯  
禹不多見者以其散爲二十五人也

又云看書須逐條想過一徧不但爲書且將此心磨得可

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凡看書但經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卽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個根子便有時會發動

鄭蘇年師答謝鵬南書云來書大意欲著書成一家言以傳世耳愚觀古之聖賢未嘗卽欲著書也其所學務先求諸身旣脩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已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大抵皆屬晚年道旣不行而後事此當其初固皆以行道濟時爲亟亟也吾子年未及壯不應卽爲遲暮之言卽立意欲著書亦當先定其志向古之子書各倚所見於世不無所益然門徑已盡恐非吾子所能及卽及亦無由出其範圍然則居今日而言著書大約祇有數端經學也史學也詩賦古文詞之學也經學史學有專求義理者有專主考訂者詩古文之學有專摹家數者有泛濫以博贍見長者此必須定所趨向如從事經學當以何經爲先此一經何者爲根本何者爲附益如何講求以爲折衷又此一經作者林立今尙缺何等義類我當如何研求以補前人所未及若泛泛然如水中之萍或抱殘守缺拾人殘瀋自以爲獨

見又何緣能垂世而傳遠乎更以古文言之唐宋諸家如歐蘇王皆深於經學著有成書曾亦有史學韓柳書雖未成然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歐公王荊公之奏疏蘇之奏疏及策論此豈可以摹倣剽竊爲之者卽論斷古事及議定典禮亦皆學識爲之吾子當推求古人原本之所在必使措之於辭實有質餘非時花候烏徒悅耳目過時則爲飄風乃爲可貴抑又聞之學於師者必諳於友師尊而難攀友近而易入故學古文亦須博覽元明及近代各家代近則事跡相通題目相習閱之又易入手蓋能博覽然後義類詳明得所牽引心思亦有所注至於歸宿仍在唐宋諸大家此亦如泛巨海者當先學揅舵於舵師欲獵平原者當先學健兒之騎射耳雖然猶有進焉言心聲也令伯陳情之表武侯出師之詞膾炙千古此其人豈沾沾以文爲事哉忠孝之誠蓄積於中故懇款之詞溢於筆墨然則修身敦行自理性情尤爲大本大源之地劉彥和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否則貌竊唾拾無本之言必不相稱古文如是詩賦可知所以治經學者如是所以治史學者可得而推矣

學問之道惟虛受益虛則益明明則益虛泰州王心齋廿餘歲時王陽明已膺封爵心齋見之抗賓主禮談三日而心齋服四拜爲師後數日心齋又不服陽明子是還之四拜仍爲賓主後心齋又大服乃復拜爲師昔王荆公見司馬君實爲人作墓誌語多譏切新法人謂司馬禍且不測荆公乃以黏於屏風歎美不已曰此西漢之文也荆公與陽明皆有性氣的人而其虛公之心尙如此後之學者其可拒人以自封乎

讀書必以細心爲主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蘇文

忠每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明代人讀書多不細便大害事王陽明爲王守溪作傳最表章他的性說性說中引孔子語云心之神明謂之性以爲吾止以孔子爲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性也記不確又不去查落筆便成笑語明道因濂溪教他尋孔顏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曾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在心作不得書耳性理中載此語恐人讀作禮樂之樂乃於樂字下旁注洛字書生不看小注於問樂策往往答云明道常欲作書是讀爲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啟莘又錯以

旁注洛字爲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畫作龜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非止文義少差而已

數是六藝之一然却居末一字有人欲以二三年工夫通了算學再來料理經義其意以算學有盡而經義無窮也不知經義雖包裹淵深都是從根本說起歷數之學則頭緒繁雜難以遽罄譬如一株樹還是根本多還是枝葉多况要精六藝尤須以經書道理爲根則用力雖勤而以本貫未卽未見本自有從容悅心之樂否則勉強先從繁難

處入恐致心病前人有讀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極意殫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顧亭林嘗言吾於經史雖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此是真讀書人方能自知其分量今之學者能如此自知者已少自知而復肯自言之者更少也

李文貞云某向作學而時習之文有友爲塗乙數次某皆卽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後復問之曰尙有宜改處否曰似宜拈出性字蓋時習說明來樂凡學皆是

如此提出性字乃是吾儒之學故注曰人性皆善又曰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著落如此議論實爲精透然非再四講切不聞此義矣 又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某初讀衆同契了無入處用此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魏伯陽所謂千週萬徧真丹訣也今有師表之責者只糾合有志讀經之人且不要管他別樣但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徧再問他所得便好

閻百詩

若璩

云曩在東海公邸中夜飲公云今晨直

起

居注蒙

詢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

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自何書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遛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  
齮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矣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此語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

可以無年也

陸朗夫耀云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

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

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

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中三公

皆本朝大儒而其言亦無不與程子合矣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强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說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純粹無疵有體有用之書方可尙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

用如領兵却親待一夥沒用的兵交友却親待一夥沒用的友如何聯屬得他人若親待得一班作姦犯科及無賴之徒則更不可問矣

吉人遺鐸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乃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遂一覽無遺凡心不在軀殼裡而漫言讀書者當服此劑 又曰陶謙年十四尙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至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從博徒遊後精經史爲唐名人蘇洵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姚元崇少好射獵四十始讀書卒爲賢相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至五十三乃成凡少時中墮而不終始成名及暮年不學而以頽老自廢者當服此劑 又曰范文正有讀書帳頂如墨色夫人持以示子孫曰此翁勤學燈煙迹也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祇默坐徹曉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凡未及丙夜而倦於篝燈者當服此劑 又曰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司馬溫公手鈔諸子自國語以下六書其目三百一

十有三端楷無一筆不謹東坡遷海外再鈔漢書唐書璩君瑕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子鱣五鈔文選三錄兩漢凡懶於手錄而惟付記室者當服此劑

張稷若爾政言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徧粘之

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七八段掩卷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旣滿乃揭去第一日所粘者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中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

務爲泛覽者畧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云云因學者可知所從事矣

姜西溟宸英云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東方朔上書自稱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

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計之則一百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程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讚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閻復申云儀禮公羊傳穀梁傳日讀三百字一年三四月可畢卽減

半亦不過  
二年半

今人著述引書必注明某卷此法最善實杜裨販之一法

余仲林

蕭客

嘗言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龕

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二書然亦不過二三條如是後讀

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則在程大昌之前頃閱道藏

見唐人王懸河三洞珠璣每卷稱某書某卷則又在江少

虞之前

四庫提要謂李固父資暇集引通典多指出某卷匡父亦唐人也

顧亭林嘗言萬

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其間無一

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

字謇字出離騷諤字出史記商君傳謇諤二字又出陸機

辨亡論今意欲集門墻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

解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文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亦可以教近人杜撰不根之弊也

今三家村塾小兒讀書率多大聲狂叫聒耳不堪秀才家讀時文亦往往如此每不惜氣竭聲嘶而不知其有損無益也余最愛誦彭忠肅龜年讀書吟示子鉉云吾聞讀書

人惜氣勝惜金纍纍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絕反可聽有時靜以默想見紬繹深心潛與理會不覺涿歎淫作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鄰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絕吟神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更雋永溫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餘且學思深湛唐盧仝寄男抱孫詩亦云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叫吼此皆可爲後生小子讀書之法也

退菴隨筆卷四

福州梁章鉅編

武備

昔杜樊川之言曰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顧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尙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濶諱言軍旅不知軍禮爲五禮之一古人學禮不聞舍其一不學也兵家成書具在師心自用者非泥古不化者亦非惟在讀者知所取舍而神明於其間而已

古陣法惟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爲有根五花原

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爲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爲數起於井田之八家世所傳握奇經卽因武侯八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唐獨孤及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皆與握奇經合疑後人卽

因獨孤及此記衍爲此經高似孫子畧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張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蓋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號其實漢志兵家並無此名也

今所傳六韜六卷亦僞書六韜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莊子經典釋文所云文武虎豹龍犬之次不合其龍韜陰符篇所言陰符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之符長三寸云云蓋不知陰符之義而誤以爲符節之符

尤爲鄙陋胡應麟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不知宋代何以與孫吳諸書同頒之武學也

宋元豐時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及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爲武經七書列在學官然今所傳六韜因莊子金版六弢之語附會成書今所傳三畧文義不古斷非圯橋授受之舊李衛公問對則前人以爲阮逸所僞撰尉繚子言雖近正然漢志列之兵家者實三十一篇今所傳本止二十四篇似亦非完書故我朝令甲定以孫子吳子司馬法三書校武士大抵生聚訓練之術權謀運用

之宜古來兵書之最古最正者無過此三部若風后握奇太公兵法之類皆屬僞託其餘孤虛王相風雲氣色之說與術數家相出入更非古兵法矣

孫子一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水心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爲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是十三篇確爲武所自著其杜牧所稱孫武書數十萬言者皆出於後人附益也此書注本極夥以魏武注爲最古若應武舉者所誦習之講章則鄙俚淺陋一無足取魏武本知兵其注謀攻篇十則

圍之謂操所以倍兵圍下邳而生禽呂布注九變篇城有所不攻謂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云云皆不覺自露所得亦可見其深於是書矣

吳子六篇與晁氏讀書志合漢志言四十八篇者殆亦如孫子之八十二篇出於後人附益也吾起殺妻求將鬻臂盟母爲人殊不足取然嘗受學於曾子持論頗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皆尚有先王節制之遺故終不能廢其書焉

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實非穰苴作也漢志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蓋其時去古未遠所言多與周官相出入足當五禮之一與一切權謀術數自別矣

漢志兵形勢家內有尉繚三十一篇與今所傳五卷二十四篇者數不相合然實一書後來又有所亡佚也其大指在於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尙爲近正如所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

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余嘗笑今之統兵者先馳示諭凡兵所過之地居民務皆閉門不出云云使尉公有知當於空中大笑晁氏讀書志有張載注尉繚子一卷是講學家亦取其書紀文達師云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則又非漫無節制高談仁義者矣

紀文達師云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畧之名見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相傳其源出於太公卽圯上老人以授張良者自漢以來言兵法者多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

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注三卷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大抵皆出附會其大旨出於黃老務在沈幾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惟鄭瑗并觀瓊言稱其剽竊老氏遺意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其非子房授自圯橋之書明甚然後漢光武詔書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剛能制柔之語實出書中所載軍識之文其爲漢詔援據此書或爲此書剽竊漢詔則無可考至世又傳黃石公素書一卷

則的爲作注之張商英所僞撰其後序稱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秘戒云云皆道家鄙誕之談不足與辨矣

世所傳李衛公問對三卷或以爲阮逸僞撰蘇老泉曾見其草本或以爲唐末宋初村儒俚學所掇拾按衛公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畧見大概此或遂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并觀瑣言謂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者是也

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卽此書惟今本止有八卷筌官終二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衛公諸人能有所表見於後世然杜氏通典取通論二家一爲李衛公兵法一卽此書宜爲談兵家所寶貴也

宋一代朝廷修講武備之書今惟存武經總要四十卷晁氏讀書後志稱康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曾公亮丁度等採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畧凡五年書成奏御然仁宗爲守成令主武事非其所長公亮等亦但襄佐太平未嫾將畧存此一書姑與史志相參云爾

明代知兵者頗不乏人唐荆川

順之之武編前集臚陳指

要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史稱荆

川於學無不所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故言之俱有本末何惟聖

良臣

之練紀第一卷曰募選東

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第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

用第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第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在明代兵家中亦爲切實近理者此外則以戚南塘

繼元

之練兵實紀及紀效新書爲最善至今談兵者遵用

之練兵實紀作於薊鎮史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

率以罪去獨南塘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晏然繼之

者踵其成法又數十年得無事今以練兵實紀所言證其所行無不符合知非泛摭韜畧常談者比至紀效新書則

作於浙東亦皆閱歷有得之言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

南塘嘗曰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又曰

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

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

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非僅帷幄陳言至其諭兵之語曰若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不食其言宜其所向有功矣

紀文達師嘗言明陳禹謨撰左氏兵畧取左傳之兵事以次排纂又雜引子史證明之謂之捫蠡談蓋借左傳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梁祖曰其用兵之法可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陳禹謨疏進其書乃請敕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乎按古來名將實多精通左氏傳者江表傳稱關公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宋史狄青傳云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范傳云熟此可以斷大事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儒林何涉傳涉在軍中亦常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然則左傳誠可通於兵法

特須平時講習而復能神明其意耳

吾鄉李文貞爲我朝太平宰相而論軍旅之事亦能深切而著明蓋少經兵燹中更患難得之閱歷佐以學問非徒紙上談兵者比也如云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改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算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趙充國爲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要內有魏相外有光國所以相濟成功也又云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平海若不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處鄉兵之妙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也又云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不敗到贏人一著亦是贏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曾多殺人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曾與賊打仗都是國手

又云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而敗夜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又云王陽明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正未可測只是殺遲仲容降賊三百人於宴席却是忍心害理降賊卽慮反覆殲却渠魁足矣某嘗問施靖海以處置降兵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 又云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此窠臼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肯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有此意

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居不知是何等調度

王陽明撫贛命下季明德聞之知其必立功業人問之曰某觸之不動孫北海承澤極惡陽明學術嘗對李文貞舉陽明與學徒講論其夫人忽間出掀其几案拋其書帙曰諸君毋信此老廝詎因枚舉其平居奸私事門人竊窺陽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爲非人情李文貞曰恐卽此

已足以擒宸濠矣北海爲失笑

魏叔子云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予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乎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戴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毀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成容若云耿弇爲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或謂劇賊兵盛宜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醞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四千騎擊高麗皆以衆寡懸絕宜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皆武夫而所見乃有儒生所不及者矣

今世所傳洴澼百金方十四卷皆兵家言作者自隱其名曰惠麓酒民或曰是無錫袁宮桂所著宮桂以老諸生終隱於酒故自號酒民其凡例自言得明人書二種刪併成之凡分十有四門曰預備曰積貯曰選練曰制器曰清野曰險要曰方畧曰號令曰禁約曰設防曰拒禦曰營陣曰水戰曰制勝每門之中又各列其次第條目甚詳王惕甫

謂此書平實簡要坐而言可起而行余獨愛其訓兵六章字字激切動人有用之文亟別錄於左 訓忠愛云諭爾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尚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饑號寒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畊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游手游食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

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汝們身上這是爲何就髮膚盡捐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擦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若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容况國家有事連你身子置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下你捫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一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你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忠武王從軍士

起家背刺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着 訓敢戰云  
諭爾衆兵你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須要敢戰如何叫做  
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  
亂臣賊子若是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  
得性命今日汝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  
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個保性  
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腳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  
豈但斷送了一个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  
被汝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個饒得

汝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閻王注定的  
若是命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  
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班超  
三十六人橫行鄯善諸國謝元八千破苻堅八十萬這是  
何等氣魄切須聽着 訓守法云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  
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是朝廷苦心要保全人性命  
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  
命留得麼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留得麼況在軍中  
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效尤被賊趕上

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效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這菜值得多少正怕人人效尤既取得菜復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反思順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筭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柰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沒柰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

何是韓信恩主只爲軍法便沒柰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汝們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汝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記着訓勤習云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實實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

荆棘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  
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  
富貴的勾當須是著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  
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著  
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  
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照  
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  
頭進前只研馬腳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  
妙又如長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

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  
府擦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眠思夢想定要  
一日高似一日憑他怎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  
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斬王寘背嵬軍五百人朝夕擦練  
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兀术望見旗幟便走岳王每休舍  
卽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法所向無敵你們聽著 訓敦  
睦云諭爾衆兵如今你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  
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簿的人談人  
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

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  
天空地濶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  
們今日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  
們長者爲兄幼者爲弟要如親生一般汝不見那中舉中  
進士的東西南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  
同做營兵與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  
顧我我不靠你便不敦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廝殺時節  
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個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  
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

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照顧  
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  
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妬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  
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  
時一着我性命須索汝救汝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膠  
似漆况這良心何人不有汝敬他他還敬汝汝愛他他還  
愛汝這狠心亦何人不有汝罵他他還罵汝汝打他他還  
打汝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  
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汝汝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

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  
至今關帝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着訓信義云諭爾衆  
兵你們與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  
信義二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  
說的如此今日說出這話終身守着這話不指東說西不  
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便人人都信得汝過  
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  
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  
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

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  
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依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  
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罔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個騙  
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個沒  
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  
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  
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  
千古你們聽着

近粵東所刻武備輯要一書亦不著撰人姓名書凡六卷

前四卷專論城守蓋節李小有之金湯十二籌後二卷兼及戰法則參以戚元敬紀效新書呂新吾救命書文簡而意賅語淺而義著可實見之施行者也

古人以田獵習武雖一派軍容依然是耀德不觀兵氣象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又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盡之矣有聞無聲四字最說得肅靜聞遠而聲近聞次第而聲囂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凡法令之整齊人心之歸向無不曲曲傳出行兵得此意方爲王者之師其實有聞無聲萬事皆宜如是矣

## 退菴隨筆卷五

福州梁章鉅編

### 生理

養生家言以素問上古養真篇爲最古所論上古之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居起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年乃去今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云云可見縱欲戕生今古同慨蓋稟氣之厚薄命數之延促造

物者主之雖父子不能相賜也而疾疫灾害之或消或長四骸百體之或榮或衰則在乎其人譬之樹藝鹵莽滅裂與辛苦灌漑者各自食其報耳於造物何與焉昔邢和叔先生嘗言吾曹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不可況臨大事乎然則以修己治人爲務者誠不可不首崇生理矣

養生而必絕欲誠難其要在節欲而已昔董子言治身者以積精爲寶身以心爲本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而形體無所苦故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新壯者十日而

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王充論衡所言養生之事甚詳如云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意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

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又云欲得長生腹中當清欲得不死腹中無滓此雜應篇迷道書之言意林引作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皆平易切實可以遵循不得以爲淺近之言而忽之也

人但知過怒過哀足以害性而不知過喜過樂亦足以傷生淮南子原道訓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漢書東方朔傳曰樂太盛則陽溢哀太盛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故論衡教人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顏氏家訓亦云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

稍忍卽歇語尤切實可守也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三月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三月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三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按此卽天眞篇所謂居起有常也無厭於日舊說謂無厭於長日氣不宜惰也愚謂厭字似當讀入聲言不當在日出之後以冬三月必待日光之語證之其義自明矣

唐柳公度年八十九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冷物以元氣佐喜怒程明道先生曰吾受

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全生七十二年矣  
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門人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  
厚爲保生邪先生曰吾以忘生相欲爲深恥耳按此皆養  
生家至言內外交養之要道也

劉元城安世自言尋常未嘗服藥昔年遷謫時年四十有  
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  
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  
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  
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

列仙傳載彭籤之言曰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  
如獨臥按俗以素女術出於籤可據此語以闢其妄籤以  
存真葆衛爲先務所謂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者特形容八  
百歲之久耳非紀實之言也

孟瓶菴師云近世顯宦多服硫黃或晚而無子冀叶熊徵  
或內寵既多罔顧鳩毒甚至聰明蓋世之人亦爲之覆轍  
相尋可爲永鑒諸暨余尙書常服硫黃卒無子爲閩臬曰  
吾友鄭孝廉洛英誤從之下體潰爛乞死不得余座主故  
尙書無錫秦公自服硫黃後治事著書可通夕不睡朝士

大夫以爲龍馬精神嘗於酒間語余曰吾五十以前苦臂痛自服食後精神百倍此庚辰年事也後於壬午疾發痛楚不減昌黎所言歸工部苦趣者猶憶八月初旬爲公壽座中皆門生是日演長生殿劇公素精音律別設一席坐僮奴摩手足者五六人云少歇則痛不可忍日惟飲白馬乳數碗洎疾亟假歸至天津遂以殞命近聞陳繩菴鴻臚亦服此藥躁急異常予於前年見之已面非人色矣不獨此也己丑年予按試叙州畢郡守楊君天文以仙茅二觔見貽余不敢服楊君亦以二觔遺王君日杏王君喜甚取

以浸酒初服甚有效洎辛卯予在成都王君叅定邊副將軍幕來則腦鼻及手足心俱發惡瘡矣昔之服食者冀得長生而乃速死今之服食者冀得取樂而乃受苦噫可爲永戒也

茶餘客話曰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也燕玉煖老當作如是觀

養生家言有單辭孤句愈簡而其理愈明愈淺而愈適於用者如素問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莊子云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關尹子云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呂氏春秋云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漢書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列仙傳引封衡語云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博物志云所食愈少心愈開年逾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逾損應璩詩云上叟前致辭室內姬麤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授下叟前致辭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清異錄云梳頭洗腳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子金方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中食少自然

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又云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華子心錄云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達生錄云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可發怒

史記倉公傳趙章病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則食粥真養生之要也張文潛有贈潘邠老粥記言晨起食粥之妙蓋於老人尤宜魏志王朗傳云小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小小之縕袍不

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而比壽於南山按今諺有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卽是此意

張文端英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

喜煩惱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沈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

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每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饑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張文貞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爲明史總裁時其父湘曉先生九徵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

加一餐焉憶北窓矣輒載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怪問之進道曰某來時老母戒某曰學中夜間饑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饑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按合此古今二事觀之令人慈孝之心油然而生而尊生之方亦卽此可以充其類矣

記得王漁洋叢書中

似是寤賞編

有教人擦兩肺穴及摩兩湧

泉穴之法皆於臨睡時行之肺穴以百下爲度湧泉穴則愈多愈妙至少亦須各五百下大約須夜夜如此母少間

斷自受其益余嘗彷行數年頗有功效亦每勸友人力行此法不倦也

高濂遵生八牋內有四時調攝一門採取舊書語多瑣屑今擇其切近可行者分月彙載於左方以資趨避其導引坐功諸術恐滋流弊者一概刪之

正月 坐臥宜向北方作事出行宜向南方不宜用寅日元日宜煎五香湯沐浴注青木香也 立春日初八初十日並宜沐浴宜用枸杞湯下同 立春後庚子日合家服蔓菁汁可除瘟疫 是月宜每早梳髮一二百下 元日忌食梨及

鯽魚 元日天臘日上元日忌入房 初七二十一日忌

裁衣交易 初八日忌遠行 十三日忌問疾

二月 坐臥宜向東北作事出行宜向西南不宜用卯日

社日宜令少兒女早起是日宜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

聰 是月宜食韭 上丙日宜洗頭髮上卯日及初二初

六初八日並宜沐浴 初三日忌晝眠 初四十六日忌

裁衣交易 初九日忌食魚鼈 十一日忌問疾 十四

日忌遠行 是月忌食兔肉雞子及黃花菜大小蒜

三月 坐臥宜向東北方作事出行宜向北方不宜用辰

日 是月辰日寅日忌食魚 初一十六日忌裁衣交易  
初三日宜採桃花浸酒飲之 初三初六初七二十七  
日並宜沐浴 初五日忌見一切生血 初八日忌食芹  
菜 初九日忌問疾 十六二十七日忌遠行 是月忌  
食魚鼈鹿肉羊脯雞子及韭蒜生葵

四月 坐臥宜向南方作事出行宜向西方不宜用己日  
是月忌男女同房 是月清晨宜飲葱頭酒一杯 丁  
巳日宜祀竈 初四初七初八初九並宜沐浴 初五日  
忌見一切生血 初七日忌問疾 初八日忌遠行 初

八十六日忌入房 初九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 是月  
忌食野雞鱠魚葫蘆生蒜忌韭菜與雞肉同食  
五月 坐臥宜向東南方作事出行宜向西北方不宜用  
午日 是月不宜上屋及曬牀席 初五日用硃砂寫茶  
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桂土辟蚊蟲 巳丑及卯辰  
日宜祀竈用猪首吉 初一初四初五初八初九日俱宜  
沐浴 初一日不宜出錢財 初五日不宜見血物不宜  
問疾 初五初六初七十五五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  
十七日忌入房犯者大凶 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

是月忌食雞肉羊蹄鯉魚鱠魚及韭菜茄子

六月 坐臥宜向南方作事出行宜向東方不宜用未日  
初一初七初八二十一二十七日俱宜沐浴 初一日  
忌經營 初三日忌問疾 初六日忌掘土 初十二十  
日忌裁衣交易 二十四日忌遠行 三伏日不宜嫁娶  
是月忌食羊肉羊血野鴨及生韭生葵菜萸  
七月 秋宜凍足凍腦 是月臥宜頭向西方作事宜向  
東北方不宜用申日 初一二十九日不宜問疾 立秋  
日不宜沐浴 是日人未起時宜汲井華水少飲之 初七

十五日不宜入房 初七日勿想惡事 初八二十二日  
不宜裁衣交易 十一二十三二十五日俱宜沐浴 十  
六日剪指甲燒灰服之能滅七蟲三戶 是月忌食尊菜  
茱萸菱肉鹿獐猪肺生蜜勿多食瓜薑及煮餅猪肉

八月 坐臥宜向西南方作事宜向東北方不宜用酉日  
秋分日勿殺生勿用刑勿弔喪問疾勿大醉 社日宜  
令小兒女早起 初三初七初八二十二二十五日俱宜  
沐浴 初八日勿買布買鞋履附足大忌 二十七日忌  
問疾 二十九日忌遠行 是月忌食猪肺猪肚雉肉獐

肉雞子勿多食新薑芹菜生蒜生蜜

九月 坐臥宜向西南方作事宜出行宜向南方不宜用戌  
日 是月宜取枸杞浸酒飲之令人耐老 是月宜食野  
鵪 初九日勿起動牀席 十八日忌遠行 二十日雞  
鳴時沐浴令人辟兵 二十二二十八日俱宜沐浴 二  
十七日忌問疾 二十八日宜進補養之藥 是月忌食  
雉肉犬肉猪肝新薑小蒜葵菜蓼子及霜下瓜 勿多食  
雞 霜降後方可食蟹

十月 冬宜溫足凍腦 是月臥宜頭向北方作事宜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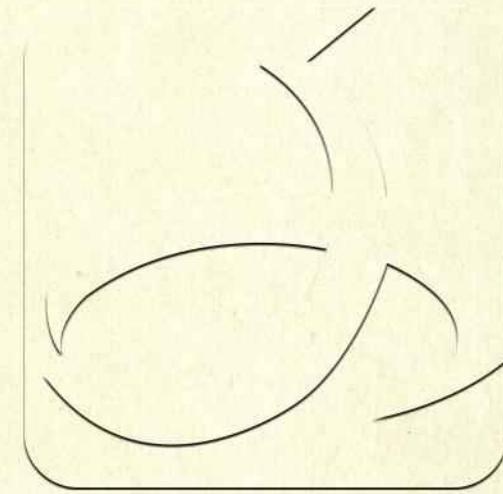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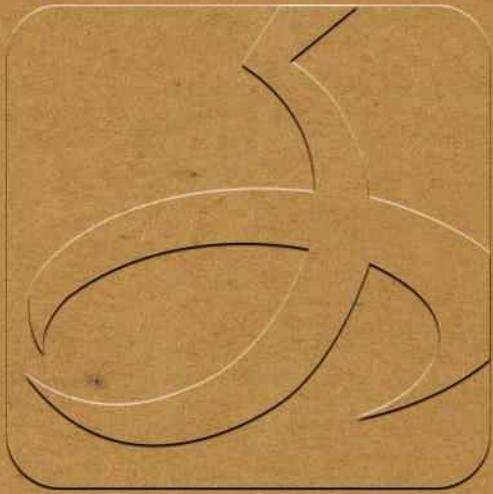
正南方不宜用亥日 冬夜伸足臥則一身俱煖被蓋太  
煖睡覺卽張口吐氣以出積毒 是月忌夫婦同寢 是  
月勿用暖帽使腦受凍則無眩暈之疾 是月亥日食餅  
令人無病 初一日宜修齋勿行譴責 初一四十八  
日俱宜沐浴 初二十四日忌裁衣交易 初四日勿刑  
人大忌 十五日宜靜養 二十日忌遠行 二十五日  
忌問疾 是月忌食猪肉猪腎忌食椒及韭

十一月 坐臥宜向西北方作事出行宜向東南方不宣  
用子日 是月可服補藥 冬至日以赤小豆作粥合門

食之可免疫 冬至後庚辛日忌入房大齒 初四日忌  
責譴下人 初十十五十六日俱宜沐浴 十一日忌沐  
浴 十二十二日忌裁衣交易 二十日忌遠行 二  
十三日忌問疾 二十五日忌入房 是月勿食獐肉鼈  
肉及蝦蚌帶甲之物勿食火焙肉及生韭生菜  
十二月 坐臥宜向西北方作事出行宜向西方不宜用  
丑日 是月癸丑日造門盜賊不能進 子日曬薦席能  
去蚤虱 是月取猪脂四兩懸於廁中入夏無蠅 初一  
初二初八十三十五二十及除夕並宜沐浴 初七日忌

遠行 初八日忌入房 初九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  
二十一日忌問疾 是月忌食蚌蟹蝦鼈牛猪獐鹿肉及  
生韭葵菜





書名	
版別	冊數 6 紙
定價	4
編號	1279

北京市中國書店定價簽

